文字**家**

云端上的溆浦花瑶

□ 申瑞瑾

说起花瑶，很多人会先想起湖南隆回虎形山的花瑶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，被分配在溆浦两丫坪区，就隐约听说在这里的白云深处有花瑶。

彼时，年轻的我，只一门心思想回城，对在赶集时偶遇的穿着艳丽服饰的少数民族女人司空见惯，压根没想起去探究。直至那年盛夏，应邀去虎形山崇木凼“赶苗”一回，才匆匆记住花瑶的服饰、瑶寨的参天古木和绿意葱茏的田野阡陌，才猛然想起，早被我忘到九霄云外的溆浦花瑶。

我却一直没弄明白，虎形山的花瑶与溆浦花瑶有甚渊源。

打算写这篇文章时，总算在溆浦民俗专家禹经安的一篇文字里探寻到蛛丝马迹：清·同治年间的《溆浦县志》早已记载，隆回虎形山和茅坳的花瑶原是溆浦十大瑶峒的一支——白水瑶峒，1953 年两地划归隆回管辖。这几年虎形山大力发展旅游业，隆回花瑶因此声名鹊起。

藏在深闺人未知的溆浦花瑶，在山背梯田层层叠叠的故事里，却一直是一个传说。

相传，花瑶的发祥地亦在黄河以北，因其部落战败于黄帝部落而迁徙南下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 年），在洪江生活了两百来年的花瑶又顺沅水而下，溯溆水上龙潭，定居今雪峰山东北

麓溆浦、隆回两县接壤处的崇山峻岭中，从此过着与世无争的“世外桃源”的生活。

花瑶是瑶族的分支，因服饰绮丽多姿而得名。可花瑶人不知瑶族的鼻祖为盘王，更不知盘王节，他们不信佛不信神，只信奉护佑他们的山石。花瑶有自己的语言，却无文字，靠口头传述与风俗沿袭传承本民族的历史。好在，如今瑶民均会汉语，不用再担心本族的历史传承问题了。

他们只是居住在云端，他们是山外人眼里的一道奇特风景。

花瑶人不仅能歌善舞，妇女更人人拥有一手挑花绝活。花瑶挑花无需模具，只需一双慧眼和巧手，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、古老传说均能变为她们心上所想手上所挑——循土布的经纬线徒手操作，立意巧妙、布局合理，一派古朴繁杂的民族风情。女孩自小在长辈口传身授下学习挑花，出嫁时十几条筒裙、腰带、绑腿等嫁妆，都得靠自己一针一线织就。成人女子的一条筒裙需飞针走线半年多，挑绣二十五万多针，想必针针绣进了一个姑娘对未来生活的热切期盼吧？

山背花瑶居住人口最集中的恐属山背村的沈家湾。沈家湾介于黄连与山背之间的半山腰。沈家湾一处应为寨子集会地的空坪，涌入一群盛装的花瑶。花瑶小丫头，白对襟上装、挑花小筒裙、五彩束腰带，头饰类似《阿诗玛》里面姑娘们戴的，个个神态可掬。花瑶妇女最出彩的是她们的头饰，大多红黄相间，像反过来的斗笠，由编织的花纹彩带缝合在竹斗笠筐骨架上而成。花瑶老妇的头饰简单，彩色头巾盘在头顶，上衣多为沉稳的蓝色。新娘装则为绿色缎面，下着挑花筒裙，与红黄的腰带相配，显得分外娇娆且喜气洋洋。这让我想起紫云县的大花苗，服饰也格外鲜艳。

走访了几处典型的溆浦花瑶村寨，对溆浦花瑶有了浮光掠影的了解。我有感叹有惊喜更有疑惑。真想了解，花瑶姑娘在传承花瑶文化的同时，对大山之外的向往有多深，心里埋藏着几多不为人知却无人可诉的心思？

大山一定懂得她们的心思，大山外的我们，也一定想知道。

写诗**吧**

梦中的风铃

□ 道县教育局 蒋施龙

夜
静得只听见呼吸声
偶尔传来汽笛的呼唤
心
随风儿穿越千山万水
飞向远方

那个星月璀璨的夜晚
多么熟悉的身影
静静地坐在
稻浪起伏的濂溪之畔
她淡淡的娥眉下
明亮的双眸令人神往
多想拉住她的纤纤细手
默默相望

翻开尘封的记忆
仿佛那一串多情的风铃
在云水间
永远地守望

百鸟**林**

风景这边独好

□ 长沙碧桂园威尼斯中英文学校小学部 1203 班 伍飞鸣

碧桂园威尼斯中英文学校的松雅湖中有一圈美丽的绿波，那是因为一阵南风吹过。我独自漫步在校园中，呼吸着来自无涯书社的书香，欣赏着老师们在课堂上挥洒的汗水，品味着喧闹的孩子们洋溢出的青春气息。它们交织在一起，我竟然有了一种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感觉。这里诞生了优秀的学长学姐：赵思涵，黎章义，欧阳靖……他们曾在这里挥洒汗水，在这里经过风风雨雨。然而，风雨过后，他们看见了彩虹。这里有一股高贵的气质，有 2300 名学生坚守的信念，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尝尽了酸甜苦辣的味道。这里有一大批爱岗敬业的老师，他们尽职尽责地守护着莘莘学子。

早晨的校园，总是从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，有语文“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明月”，有英语“I can't belive it，I just can't belive it”，有国学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。学生们的读书声像一首动听的交响曲，演奏在听者的心中。

今年学校的元旦艺术节上，同学们演奏了一首首优美的旋律，这些旋律里藏着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。为了这次的表演，他们经过了无数次的练习和排演。虽然他们在舞台上小手和脸蛋都冻得通红，但是仍然手持着琴弓，嘴上吹着管乐……他们不是向大家倾诉他们有多么能吃苦，而是告诉大家，碧桂园学子是多么有魄力、有态度；告诉世界，一个平凡的环境里住着一群不平凡的学生。这个声音传了很远，很远，飘入人们的心中。

看，那松雅湖清水荡漾，一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正在向我们走来，他们是来自碧桂园威尼斯中英文学校的学生。朝气蓬勃的他们正在努力训练，汗水已经浸透了他们的衣服，但他们目光坚定地平视着前方，即使前方有坎坷和磨难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跨过去。夕阳为他们默默点赞，它目送着他们。风儿看见了他们，实在心疼，它想出了一个好办法——从他们身边轻轻拂过，为他们带来丝丝清凉。终于，他们做到了动作整齐划一、铿锵有力，而这时，太阳已经下山，月亮也悄悄冒出了脑袋。该回家了，不知疲倦的他们互相说着“再见，加油。”

一次次锻炼，终于得到了一枚来之不易的奖牌。是他们，让我们懂得了坚持，懂得了付出才有回报，懂得了谦虚才能进步，更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！

六月快到了，我马上要毕业了。可是我很舍不得我的母校，我多么想永远倘佯在学校那片操场上啊！我舍不得我那幽默又有责任心的老师，舍不得与我勾肩搭背的小伙伴，舍不得默默无闻的后勤老师……我要把他们全都印在我的心里。是时候该说再见了，带着我的遗憾和不舍，现在，我真想告诉学弟、学妹们：珍惜时间，珍惜这美丽又独特的风景吧！

闲**话**

文字情缘

□ 常德市鼎城区教育局 蔡辉武

与文字结缘，纯属偶然。

2008 年初春，我意外地通过招考，进入机关办公室成为了一名文秘人员。未曾想，这一意外让我和文字的交道一打就是 10 年。

记得初识文字，枯燥乏味，每天都有写不完的材料，陪伴自己的只有单调的键盘敲击声。无数个夜晚，我总是想：和它在一起的日子，何时是个尽头？逃离之心可见一斑。然而，这几年，我对待文字的态度稍有转变，没有了当初的烦躁，取而代之的是亲近感，就像老朋友，很久不见还有想见的冲动。

我是一个简单的人，性格中受传统的中庸文化牵绊，遇事思之过多、过细，缺少果敢决断。我常常在自省中告诫自己要改正，但性格使然，总也改不了。对于文字，我也一直喜欢简单自然，阅读一篇文章，就像欣赏一幅清新淡雅的中国画，黑白分明，笔润流畅，一览无余中又有韵味和回甘。因工作原因，常常驰骋于各类汇报和讲话中，总爱求短不求长，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更多的意境。

文字会影响我的情绪。每一个中国汉字，都有它独特的人文背景和感人故事。夜深人静时，就是我们文字爱好者的天堂。万籁俱寂，思绪归一，奋笔疾书，渴求佳作。笔下的文字在错综复杂的排列组合中实现优化，一次次与夜空对话，让文字在手中翻转，最终浑然一体。久而久之，我恋上了静思和静观，喜欢上了与文字对视，这种感觉唯美曼妙，无法用言语来表达。

诚然，与文字的交道还将继续，这份情缘也终究会被时间演绎为永恒。

小说**迷**

记住风采

□ 双峰县第一中学 568 班 邓瑾琛

看见一滴滴的水滴，从竹子上冒了出来。我彷佛看见那千古风流人物的故事，凝聚在那一滴滴至清至纯的水滴中。记住他们的风采，也记住了他们那决绝的背影、翩翩的衣服、动情的泪水。

那年决绝去，只留怨思满乾坤。

“你怨悔过吗？”我站在那青冢前，悠悠地问她。那个如画美人呀，正安静地坐在一旁。她如玉雕般的侧脸僵住了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问，她眼光呆滞了半刻，半响才回过神来，说：“深宫锁，待珠黄时，对镜空叹。”我自知她的智慧和美貌是那些只会争宠的妃子远不能及的。我抬头看见了她眼角的光，我知道多说无用，于是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
大嫁那天，所有人都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，她是那么的美丽，连王的目光也一直追随着她。身穿大红嫁衣的她，踏上了前往北方大漠的路途，瘦弱的身体挺得笔直，透着决绝。我目送着整个队伍远去，喃喃道：“昭君，昭君，勿念归，勿念悔。”一阵大风吹来，她的红纱飞扬在了空中。

楚国亡了。这个消息从都城传到这里时，已经是几天后。

静坐在书案前的是一名白衣男子，他正在书写着什么。一名仆人慌慌张张地跑到男子面前，由于太过急迫，仆人跌倒在书案前。男子也没说话，只是皱了皱眉。仆人来不及站起身来，大声地叫喊道：“先生，楚国亡了，楚国亡了！”男子握着毛笔的手抖了一下。男子摆摆手，示意让仆人退下去。仆人走后，他双臂抱住整个头，把头埋得很深很深，泪水和墨水融合，染上了这秋天的凄凉。

我在江上摆渡，望见那名男子站在河边，我上前去寻问，那男子只是说：“世人皆醉我独醒，世人皆浊我独清。”我抚了抚几根白胡须道：“人浊我清，然而人云亦云，何也？”男子的眼神染上了几分夕阳的醉意，几分河水的寒凉，几分坚毅的“非也。”他从河岸的石坝上纵身跃下，那飞舞翩翩的衣服，如同一只洁白的蝴蝶。

想来窗外又潇潇，惊觉枕上已湿透，泪非泪，雨非雨，如泪雨，如雨泪。

布衣好倚窗，痴痴地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发鬓也懒得梳整。她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只是笑，那笑可真好看，笑意染上眉梢、嘴角，可就是没有染上眼眸深处，转而又突然哭了起来，泪落如雨。

她怔怔的，和着她那清脆得如叮咚泉水的声音，唱出：“吹萧人去玉楼空，肠断与谁同倚？一枝折得，人间天上，没个人堪寄。”回眸又似看见那白衣少年，手拿着一支梅，满眼含笑，唤她：“昭君，昭君。”

她那日夜思念的人呐，却在她飞奔向他时不见踪影。她跌坐在地，雨缠上了她的发丝，缠上了她的眼眶，那是动情的泪水。